



名师访谈系列采访稿汇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第十六届研究生会

[如何规划好我们的研究生生涯？

选择学术 OR 工作？

如何做好学术？

专硕与学硕到底有啥区别？

众多十字路口，我们究竟如何选择？

.....]



名 师 访 谈

2013年4-6月期间，经济学院研究生会展开了第四届名师访谈系列采访，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我们联系采访了10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收获良多。此处，我们选取了10位老师的采访记录，其中记录的点滴也仅仅是采访中的一些闪光，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并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在以后有机会能加入进来！

请记住，我们将在每个学年的第二学期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并安排相关采访活动，届时一定关注我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



名师访谈

受访者：袁志刚教授

采访者：李剑、刘嘉瑞



问：现在经院研究生培养改革，学术型硕士取消了发文要求，转而通过加强毕业论文盲审环节控制质量。在这种变革下，我们面对了哪些新要求？

答：首先，目前的改革是一个国际接轨的要求。这反映了文理科要求的不同，理科杂志多，创新点多，而文科尤其是经济学学科的特点使得它发文章比较难，国外对硕士发表论文不做一般要求，对于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也不要求发表，只要求合格完成；真正发表的文章审稿周期长，文章质量和创新性要求很高。并不是硕士阶段能够承担的。其次，这也是现实的需要。原先的做法是一种监控，原目的是解决课程修习结束后忙于其他事物，通过发文章保证学生的阅读量和写作，但结果看大多数同学文章质量不高，论文越来越短，发表在一般杂志乃至增刊上，不是有感而发。因此学院决定取消这一要求。现在需要盲审、相似度检验，是希望大家将精力集中到毕业论文上，不在低层次上停留，在论文写作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有了更强烈的要求，大家要真的学会做论文。

问：怎样才是一名合格的研究生？对更偏向专业领域的专硕同学，老师又有哪些建议？

答：国际上研究生分两类，一类是研究性的研究生，时间是两年左右，对于学术训练和培养都有较高要求，有些硕士项目是与博士项目混为一体，能够直升。而现在国外更多发展的还是专业硕士项目，偏职业导向，强化对应知识，现在在我们学校也有了。

对于我们学院的研究生，自然也分为两批根据以往的经验，四分之一的研究生回继续留校或出国做学术，对于这部分学生，学院对他们有着更高的要求：学术水平要“站得高看得远”，在硕士阶段课程就与国际接轨，学习高级微观高级宏观知识，需要积极参加 seminar。在论文发表和毕业论文方面，也希望这些同学能有更好的表现，能够写出有理论有计量有创新性贡献的文章。刚才进来的陈沁博士就表现得非常好，本硕博一路下来，是这一类学生中的优秀代表。

其他的同学，包括专硕同学，不会继续深造，毕业后还是要进入券商、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或政府机关与国企。学院对于专硕同学的学术要求低一点，不用过一遍高级课程，但相应的对于同学的应用能力及经济学直觉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市场基于经济学的判断能力十分重要。此外，专业研发能力也是学院着重培养的，同学们要有更好的动手能力。



名师访谈

问：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下的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平衡？

答：做学术的同学绝不是大多数，毕竟学术界的需求比较少，从国家的需求看更多人还是会去经济金融行业的一线工作建设。在研究生阶段，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两点。一是不管是做什么，都要扎实理论和功底：校内课程要学好，英语等语言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专业工具，比如数理、统计和计算机软件，的使用和掌握在研究生阶段也十分重要。二是要多关心现实，增加对现实经济的理解能力。在实务层面，学院的供给也会提高丰富，比如现在开设了很多实务讲座，把校友们请回来当兼职导师，希望大家去听，昨天卢文伟校友的讲座就很好，他从业界的一些理解是学校老师不具备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希望大家动手能力更强，能够较快上手。但是最后归结到一点，理论一定要扎实，现在看复旦的同学相比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往往走的更远更深，这一现象是与他们经济学理论功底乃至人文社科知识分不开的，希望大家多多学习，提高自我。

问：对专硕和学硕同学的期许？

答：现在中国经济转型诚为关键的是上海这样的城市变为全球城市，而其中关键之一是全球化的人才的集聚，希望同学们能成为这种人才，随着上海一同成长，随着中国一同成长，成为影响中国事务的战略家。

受访者：陈钊教授

采访者：李剑、戴蕴乐

问：作为一名年轻教师，请问您觉得和中生代以及老一代教师相比，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其实我是年轻老师中年纪算比较大的了。老一代老师中很多人，包括有的已经退休了；中生代老师应该就是像张军、袁志刚等等这批人。其实还有更年轻的一代老师，他们刚毕业，有的是海归归来。所以一共是四代了。从整体来看，老一代教授呢，是在计划体制下过来的，当时的教育比较传统。但是他们自学的精神、研究的传统更好。中年一代教师呢，更忙碌，与现实结合的也更紧密。因为经济学发展更广阔，所以他们的选择也更多样化。有的做学术、有的在外面搞讲座等等。与他





名师访谈

们相比呢，我们的现代经济学学习的方法掌握的要更好。但是也有分化，比如对一些现代经济问题的把握不如上一代。因为上一代阅历，经验都更丰富一些。更年轻一代就更是这样。相比我们的干中学，他们学习经济学更加系统，但是问题的意识可能不如我们。假如每一代可以克服劣势，又可以发挥自己优势，把现代经济学方法，加上问题意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做的很好。对于个案来说的话，同样是每一代人里做的好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问：经济学在 30 年来的发展很快，您是怎么看待经济学在中国的未来的？

答：经济学发展是非常快。包括工具方法和掌握发展都非常快。从研究来看，国内发展也很迅速，而且国内外杂志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以后最重要的还是问题的意识。因为你能从中国经济制度上找一些很好的素材，会有很好的研究题材。不是说好像你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可能就没有研究整个经济那么有用，其实不是的。中国经济美国经济都是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某些情况在中国制度下的冲击，可能在西方的体制下是没办法看到的。而这些对于经济学整个的发展则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研究的壮大，经济学的前景会越来越越好。

问：相比您做学生的时候，对比现在您教的学生，您觉得有哪些差别？

答：学生有很多种类型。我是属于比较喜欢做研究的那一种。我觉得在做研究的学生当中，现在的学生当然比我们那时候更优秀。无论是信息的沟通与理解、老师的指导、丰富的资源，都胜于我们，所以起点比我们高多了。不如我们的地方呢，可能就是研究的心态。当时我们做学生那会，诱惑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还是选择留下来了，因为对研究有兴趣，而且做的东西会与中国的发展、命运等方面息息相关。而外面诱惑更多了，外面压力也更大，比如发表文章的压力等等。这会东西会在你研究中体现出来，也会眼界上面体现出来。因为你对文章有数量上的要求，而且即使这样留校也很难。他们确实比我们优秀多了，也有很大潜力，但是也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包括海外的留学生的竞争。而现在做研究更需要人的眼界，所以对研究者的要求也更高。

问：除了视野，您还看重学生身上什么特征？

答：其实特质更重要的是态度，能静下心来做研究。我认为这一点上复旦的博士不如外校的。虽然我们的学生的能力都很强，但是往往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不能静下心做一件事。所以到最后反而不如别人。你说做研究要多大能力吧，也倒没有。所以如果能静下心做的话，进步会非常快的。



名师访谈

加上老师好的指导都会让你迅速提升。做研究其他的一些能力呀，比如找数据，软件的处理，文章的语言组织能力，也都很重要的。但是第一步是态度，目标要明确，能力的话可以以后培养。这一点要做到是挺难的。因为相比国外的五年，我们博士只有 3 年，还要文章发表的要求。而且即使这样就业方面还有歧视。

问：您对我们学生有什么想说的，或者强调的东西？

答：虽然每种类型学生培养模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博士、科硕或者专硕，但是从老师来讲，还是希望知道你们目标是什么，这样才能对你有所帮助。所有学生都一样。但是现在有些学生自己对自己不负责。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啦。比如人云亦云，就去跟着别人一起实习了。当然有些老师也有责任，因为他们也不怎么管。但是很多问题，包括即使是实习遇到问题老师也可以帮你解决，或者是给你建议。做什么好啊，怎么选择啊。通过多交流接触，你就会有收获。但是很可惜，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资源，学生们往往不能很好利用。老师不可能一直盯着你，所以你们要自己主动找老师，从老师那里得到指导和帮助。有些活动比如讲座啊，看似学术，其实会帮你建立一种逻辑分析能力。比如我有个学生，很聪明，但是写论文时思路往往不是很清楚。他更多的是会怎么考试，他那种思路没建立起来。这里面我们也有责任，要求的数学、技术方面的东西多了一点。总之我希望你们多找老师，无论学术还是其他方面都可以。千万不要去不找老师，各方面意见都可以多听听，无论是同学的，家长的还是老师的。

受访者：丁纯教授

采访者：胡泓鑫、杨杨、王静静



问：国外大学一般是严进严出，比如论文审核要求都比较高，与中国培养模式相比较，您怎么看？

答：外国一般培养高端人才，中国从幼儿园小学都比他们强，真正开始落后是越往上越落后，其实这是一个教学理念与培养方式的不同。国外注重的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开创性思维，我们一直还是一种灌输模式，总的来说，他们是授人以“渔”，而咱们是授人以“鱼”。他们基础当然跟咱们不一样，国外上学没我们功利性那么强，我们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不去你就是失败者，这就会觉



名师访谈

得很痛苦。但是欧洲他们一般都是自然式分流，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专业，然后努力去实现它。这样的话，因为目标很清楚，这种在兴趣能力基础培养出来的人也很优秀。当然中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有限，一下子转变成他们这种培养模式也是不太可能的。现在我们已经好多了，我们也会开 seminar 让学生讨论，也会让学生做 presentation 等等，也开始注重对创造性的要求，我们实质上是很优秀的，基数那么大，考出来很不容易的。这些中西差距要深挖的话，是有一个很深的 background 的，中国包括整个亚洲实际一直都是人治，小时候父母说的是对的，去学校老师说是对的，在单位领导说的是对的，人是对的，而不是只要符合某个标准就是对的。我们现在也的确在改了，你不一定非要参加高考，你可以出国等等，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元化了。

问：那您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地发展方向吗？

答：从道理上讲这肯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做学术本来就要有自己的想法，这跟做职员还是有差别的。做职员的一般只要求根据上级的指示去做即可，重在执行力。当然好的职员也会根据上级的要求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慢慢悟到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逐步改善。两者的差距也在缩减，因为大家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参加的培训也越来越多。

问：老师您是以什么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学生？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两者的综合。因为目前中国大多数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水平并未达到顶尖的水平，所以我们还是要打好基础的准备，我们提倡在打好基础的条件下注重对自己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在法国的大学里，教授就会给这样的学生这样一个分数，这样一个分数就是证明他有能力做助教。当然这种学生还是很少的，毕竟要求各方面都要很优秀。老师肯定是很高兴碰到这样的学生的。就像当年我们老校长苏步青先生对谷超豪的评价一样：“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大多数老师还是很高兴碰到超过他自己的学生的。所以我主张一个是现在相对来讲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硕士、博士生要去特别强调创新性。目前经院的学生相对于国政等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还是阅读不够，看的书很少，过于强调在 CFA、英语等职业考试上。实际上对你们学生来说，现在是一个学习的黄金点，千万不能浪费时间。因为现在你们还没有太多压力和负担，某种意义上讲，你们应该大量的看书，不仅要看专业相关的书，还要看一些现在貌似没有用的书，因为说不定以后就用到了。以后工作了一般就很难静下心来看书，但是有了些基础是人的一生必须掌握的，所以最好现在就去做。我还有



名师访谈

一个观点就是你可以不听我的课，但是你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的目前同学们时间利用上还是比较缺乏效率的，当然我指的是长期的，要有长远打算，很多东西现在也许没用，但是将来就不一定了。还有一个就是同学们应该要感谢你们的竞争对手，正是有了对手并战胜了他们，我们才得以不断进步。他们磨砺了我们，使我们能力得到提高。其实更多时候对手是你自己，你不断给自己提要求，不断地逼自己。最不进步的时候是你自我感觉蛮有成就感，我们应该要时刻保持一颗“Keep Walking”的心。抓住时间，多看东西，多尝试参与各种活动，夯实自己，要充分利用复旦聚集了中国最优秀大学生这一资源。

问：目标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否很重要？

答：人总是要有目标的，同学们应该要不断有目标，不断往前走，这就是所谓的“Keep Walking”，人的进步就是不断在追求目标。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当年我跨专业考研，当时大家都认为我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我有时也很低落，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虽然当时很苦，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值，能熬过来就不容易。所以年轻人就要制定一个个目标并坚持下去。人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逼着自己前进。

受访者：田素华教授

采访者：穆越、李君玲



问：田老师，您对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有什么看法？

答：第一点，我就是在复旦大学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觉得现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招生规模过大了，学生数量特别的多。这就会出现既有水平好的同学，也有水平一般的同学，也有水平差的同学。这就会拉低整体学生的水平，使学生都成为平均水平。而且如此一来，老师的教学难度也会提高。老师是以好的学生的水平进行教学还是以差的学生的水平进行教学呢？一般情况下，老师都是以差的学生的水平进行教学的。这样也降低了老师的教学水平。而且学生一多了就会出现“羊群”效应，大家就会比较，而一般人往往会和比较差的水平的同学比较，这样的话，学生整体水平就会拉低。同样的，让学生不过也是很容易的，但是一般别的老师都不挂学生，所以大多数老师还是不挂学生



名师访谈

的。第二点，在我之前读书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是十分亲密的。而现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是比较疏离的。以前的学生都会把老师的事情摆在第一位，而现在老师找学生做点什么事情，学生会说实习什么的，没有时间。第三点，有很多同学觉得学习就是埋头学文章。其实我们要培养的是经济学思维。思考问题的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素质，是经济学的习惯。

问：您觉得经济学理论界和实务是否存在脱节？

答：经济学理论如果太过于脱离实际也没有用的。现在中国的经济学与西方的经济学比较来说还是落后的。中国经济学的深度不够，我们要从问题抓起，从看问题看到整个学科再看到经济学整体。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不一定适用，中国问题要国际化扩展。

受访者：陈建安教授

采访者：胡泓鑫、王静静



问：请问老师您出于什么考虑做了这么多社会工作？

答：因为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进校和毕业，当时研究经济领域人相对较少，我们一毕业就被邀请去参加政策的制定和咨询，在业余时间会参与社会上的一些社会工作，制定政策、提供建议。这样的经历可能使得我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习惯去关心参与一些相关活动，尽管很多是没有什么报酬的。当然另一方面，现在，我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比如人大代表，我有了这样的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参加这些活动，有的有助于教学，比如可以增添一些教学案列，当然有的并不能给教学带来直接的帮助，但我觉得有这个义务为社会经济发展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其实，我们当年的同学们都会有这样习惯，从各个方面参与了相关的社会活动。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主要参加了关于引进外资，外资法制定与修改的讨论，另外也参与了外贸发展战略的讨论等等。

问：那么从学生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如何做好校园生活和今后社会工作的过渡？

答：的确，我在课上也经常强调，我们需要更多的接触社会，将自己的研究和社会的需要紧密的联系起来。但现在有很多年轻老师，他们不是非常愿意紧密的接触社会，而是潜心搞自己的研究。当



名师访谈

然，这个与评价体系有关系，比如考察论文的多少，是否发表。这使得年轻教师会更多将时间放在论文的发表上，而较少地将时间放在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从学理上，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关注社会问题。我觉得学者可以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比如如何更好的回购，以及如何让土地发挥它的效用。但是现在这样（比较实用）的研究，现在做的比较少。我们政府现在还是遇到很多的经济实践中的问题，需要我们学者结合相关的理论建言献策。

同时，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光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还需要注重实践，要去了解社会，不能只停留在学校的象牙塔中，要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接触社会，了解社会。

受访者：杨青教授

采访者：黄峰、李剑



问：作为金融研究院的老师，您认为如何才能学好金融课程？

答：其实金融学专业，最本源的是公司金融和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就我所讲授的并购，属于金融核心课程，但偏“高端”。那最本源的公司金融部分一定要学的很好，很扎实。那公司金融解决的是：
1、公司融资，融资工具的选择，以及融资的途径；2、公司投资，那就涉及到投资学的知识；3、预算管理，投融资之后，公司通过运营管理产生正的现金流。总的来说，就是要关注公司，不要理论脱离实际，要有金融是为公司服务的意识。

问：对于自己所带硕士生、本科生的培养，您有一套什么样的独特方法么？

答：最重要的是因势利导，有时自身与学生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有的学生是想找一份好的工作，有的是想在学术上有发展，那作为老师来说，如果学生想要在学术上有发展，那这是我专长所在，会对学生有比较好的帮助。如果是学生想要找一份好的工作，那就注重培养学生的为人处事，学业基本功上有所建议。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是复旦所有老师的本职所在。关键点在于 match 学生，培养学生执行力，跟进学生进度。



名师访谈

问：国外交流体会以及与中国的差异？

答：差异体现在两点：一是对于人生的理解，自身变的更加的包容；二是对于学业，学术上来说，国外更加的完备，国外金融学属于应用性学科，专业硕士更加的偏运用，注重对于公司的了解，更加联系实业。国内的话金融应用性有点“空”，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课程设置上差异性并不大。

问：对于经院学硕和专硕的设置有什么看法？

答：一是时间问题，二年时间太快，但是目前经院氛围，找实习风气比较重，三年未必就优于两年；二是经院相比管院，由于经院历史底蕴以及意识形态，经院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刻，这会成为经院学生的一个优势。

问：对于我们金融专硕的期望？

答：未来五年十年后，在经历过不断淘汰和沉淀后，希望并且也相信在我们金融专硕学生能出现“小巴菲特”。

受访者：杨长江副教授

采访者：朱洵



问：您对于学生在学术前途的选择上有何看法？

现在的同学,很多时候人生规划做的太早太急。不管你选择做研究，还是要找工作，还是有计划继续出国深造之中哪一条路径，我都希望大家能把握住在复旦读书的难得机会，多读书，认真学习。如果太具体的设定职业规划目标，只为具体的工作目标而实习；这样就将自己降到了一个“器物”的层面，这是我所担心的。哪怕你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从读书做研究过程背后学到的思维方式，在当中自己格调、视野的进步，认识把握事件能力的提高，学习如何去找到具有独创性和思辨性的解决方案；这才是个人最宝贵的特质。读书是一个与强大的智慧对话的过程，而研究，则是学习别人如何去思辨的看待、创新的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在将来工作中也是如此，如何改进别人现有的方案，加入自己的见解？规范训练和思辨能力，缺一不可。在研究中经受的锤炼，对你



名师访谈

如何尽快融入正式工作的节奏很有帮助，不要以为将来找工作就不需要现阶段研究的积累。

问：如何有效的度过研究生阶段？

希望大家做到学习和实习结合，具体到个人则各有侧重。如果在该学习的时候跑去实习，去实习的时候又没有把握住其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浪费了。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希望大家在学期中可以集中精力学习，然后利用暑期实习。其实我们已经留出了充足的时间，不支持一进入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实习。实际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个别情况，导致研究生三年只是在实习中度过。这样的话，研究生学习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我个人希望可以利用前面一年半的时间好好学习，在研二下学期之后开始实习。研一的暑期鼓励实习，但是要好好把握宝贵时间。在实习过程中，可能得从打杂的事情做起；诸如待人接物、与人相处的基本知识要学习，但是不能只做这类事情，也要做实质性的对自己的能力有所进益的事。要避免实习学习两方面希望一把抓，结果都没有处理好的情况。好的实习和学习的关系处理，应该是相互促进的。

问：学院在研究生课程设置等学习安排的工作，近年来的改进？

一：在课程体系的设置方面，学院会尽可能开设更多、更有用的课程；尤其在课程的前沿性方面有改观。在专业学位的教学方面，也尽量更多提供实务性的课程。

二：鼓励优秀硕士申请转为博士。转博通道为优秀学生敞开，在成绩细则方面的要求明确，比如课程成绩方面优的比例要超过良。经济学院现在开设了现代经济学课程系列，目前集中于基础课程方面，硕士阶段选修的学分可以自动带入到博士阶段。这样转博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到科学研究当中，降低了转博的成本，可以给博士生同学两年完整的科研时间。

三：出国交流计划。我们希望能达成三分之一的同学可以在硕士阶段出国交流一年的目标。出国交流学习，既是对视野的开阔，也是对气质和思想的熏陶。

综合来说，我们希望把硕士阶段的学习作为一个连续而非断裂的过程，鼓励同学继续深造。我们在实践机会方面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会吸收和采纳其他学校在择业方面好的做法。

杨老师最后在为学方面给了我们宝贵建议：做学问要先深后广，防止蜻蜓点水，希望面面俱到却方向乱掉。在问题的钻研上要做深做透，尤其是面对网络时代纷杂的信息流，如何有选择的吸收媒体给我们的信息？只有腹中有货，才能做出自己的评判，形成自己的观点，切不可随波逐流。一定要记住，为学的“深”是排在“广”之前的。



名师访谈

受访者：何喜有副教授

采访者：胡泓鑫、杨杨



问：何老师您能根据您在韩国留学的经历比较一下中韩的研究生教育吗？

答：我于 1995 年 12 月到 2003 年 8 月在韩国留学，留学期间感觉中国和韩国的教育体系很不一样。相比之下，韩国由于受到美国影响，教学的内容和方式的规范性都更强。无论是学习风气还是集体气氛都比中国浓。当时的中国研究生教育比较空乏，主要都是理论性的教学，学生的自律性、自觉性和集体性都相对较差。特别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教育是严进宽出，而韩国则是严进严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市场性和计划性都比较强，对于学生的毕业时间要求比较紧。而韩国的休学制度则比较完善，学生任何时候想要休学去实习或者干其他事情都可以，博士五年、八年甚至十年才能毕业也很常见。

问：何老师您对自己的学生有什么要求？

答：何老师：我比较喜欢鼓励学生动脑思考问题，要有主动的问题意识。我在平时教学的时候也很喜欢采取互动的教学方式，中国学生一直是被动学习、只注重考试，不喜欢主动思考，产生了思维上的惰性。我希望通过积极互动的方式能够唤醒同学们去思考，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因此在平时上课布置作业和任务时我也都会提前布置，鼓励学生早一些开始思考问题，指导学生阶段性推进。

问：我们经院这几年开办了专业硕士教学，您对专硕和学硕的培养模式怎么看？

答：何老师：我认为经院同时开办这两种教学模式比单一的模式要好，但是毕竟专硕和学硕是不同的，因此学生的理念和学校的培养方法都应该有所改变。以往我们都是注重学术性培养，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闭门造车，老师们应该根据专硕教学对自己的授课及考核方式都作出调整，要转变为以实践为指向的教学观念。学生也是一样，在选择专硕和学硕的时候就应该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是更偏好学术研究还是应用性的知识。

问：老师您觉得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研究生阶段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什么？如何看待学生和企业的需求“脱钩”的现象？

答：何老师：我认为不管是什么阶段的学习都主要应该培养沟通和分享的能力。研究生阶段最基本



名师访谈

的应该是学知识，学习了知识之后就应该学会去运用知识、提高能力，最后就是要学会分享快乐、建立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其次从学校培养的学生和企业需求不一致的问题上看，我认为学生们对于教育的实名和内容不应该期待过高，因为学习本身就是学习基础性的知识，固然知识和实践结合越紧密越好，但是毕竟是不可能实现与实践的完全挂钩的。

受访者：杜莉副教授

采访者：位洪明、冯里婧



问：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的学位设置的问题。

答：专业的差异造成了专业设置的不同，专业硕士学位目前只有四个，科学硕士专业则有十几个。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培养的目标也不尽相同。

将来如果改革的力度更大可能会逐步减少科学学位硕士，改为直接攻读博士，但这样也有一个问题，由于时间比较长，风险比较大。如果学生在其间兴趣发生了变化则会有比较大的资源浪费。

两者培养的侧重点不完全重合，科学学位的培养并不侧重实务，而是更强调严谨的学术思维的训练，论文的要求也更高。所以即使进入了职场也有自己的优势。

问：如何看待研究生教育中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的脱节？

答：这一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教学中比较侧重于原理方面的讲解与证明，较少涉及科研中的实际应用，如研究方法、软件的使用等。无形中会给学生造成一种障碍。学生自学则可能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指导而出现一些问题。

这一问题由于牵涉到很多方面并不是很好解决，比如教师的评价体系中更加重视科研而非教学，相关的师资配备不够充足，以及增加研究方法或应用方面的据出克受到现有的学分结构限制等。

问：作为研究生如何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您是如何指导自己的学生的？

答：导师的指导应该发挥很大作用。我在日常的指导中会要求学生跨出第一步，无论是使用计量软件、数据库还是从事调研工作。还会要求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干中学的效果有时候更好，练习也更



名师访谈

有针对性。

问：如何平衡在校学习与实习工作？

答：我认为这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研究生的实习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偏向研究工作，所以实习工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即使在实习工作中做一些杂事，只要做有心人，也还是会有很大收获的。

问：您是如何走上了学术道路，您对有志于此的学生有何建议？

答：我刚开始读研的时候正是学校最早要求发表论文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本科时候学习相对被动，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则需要主动探索、创新。但是通过努力，最后大家也都成功发表论文了。做学术是有苦有甜的，做学术要求不断地创新，要不断追问自己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进，但会促使我们更深入的思考问题，要求更高收获更大，这样的成就感也更强。学术的压力很大，探索和创新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哪一条道路，想要走好的压力都会很大。做学术最大的收获在于能够不断接触新思想新问题，不断超越自我。就像爬山，虽然辛苦，可是每转过一道山梁，就可能出现一道美景，这些在山脚下是无法想像的。

受访者：吴建峰讲师

采访者：宋超 刘学悦

问：吴老师，请问您理想中的给研究生授课方式是什么样的？

答：我觉得对研究生的授课应该是以小班为主的。同一门必修课最好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学习意愿分成不同的班级，甚至可以按同学的专业背景来分班。小班化的好处在于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及时的得到同学们的反馈，由此既能提高老师的上课效率，也能改善同学们的学习效果。另外，小班化也有助于改变同学们的学习心态，使得他们更加扎实认真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为以后学术论文的写作打牢基础。





名师访谈

问：作为一个年轻的海归学者，您觉得目前中国和国外的研究生培养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答：国外高校的研究生教学特点在于学生的课程少但作业量大，除了平时每周的课后作业以外，每个同学都要做一个和课程有关的 project，有的时候还要以团组的形式完成这类 project。因此他们一个学期一般只有三到四门课程，但是课业压力却非常大。这样设置的作用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投入到经济学的训练中，这种训练不仅包括课堂学习，也包括课后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这样就全面地提升了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其实目前国内的经济学培养模式正在跟国际接轨，唯一不足之处在于我们科学硕士的培养时间有点太长了，一方面会对学生未来就业有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占用过多的教学资源。我觉得我们的硕士学制可以参照国外，科学硕士两年制，专业硕士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另外，让那些未来没有志向做研究的学生可以有弹性地进行选择是否撰写毕业论文。

问：您在读研期间，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如何规划的？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大概都作了哪些准备？

答：我刚去北大读硕士的时候，还没有到海外读博士的打算，当时是我的师兄和同学们积极准备出国的氛围影响了我。后来到了 NUS，遇到非常好的导师，就按照他的训练安心读书了。虽然在 PHD 四年级的时候，我还在犹豫是去业界还是继续留在学界，但是没多久后我发现，在接受了四年多的学术训练以后，我的思维方式已经和很多业界人士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在之后选择了继续学术。

问：我们知道您最近也带着一些学生在作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那您觉得目前我们的研究生同学还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地方？

答：我觉得做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一种 sense，要培养这种 sense 不仅要阅读大量经济学文献，还需要你对于经济学有一种很自然感觉。还有一点，我觉得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去业界，都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身条件的工作和环境，否则的话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任何事都会感觉非常勉强，也会让自己很累。其实如果你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人，你就必须要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那种过程。所以要是有的同学想做学术话，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保持谦卑和感恩的心，坚持和努力阅读文献”。



名师访谈

回归本色，敦笃力行

——经济学院名师谈研究生培养

历时两个月经院名师采访活动已告一段落。这项活动旨在鼓励经济学院学术思想活跃、教学造诣高的教授更加关注学生的培养，不断更新教育思想，推动研究生教学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提供一个学生和老师沟通的平台，促进经济学院研究生教学培养的健康发展。两个月的访谈中，十位经院名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学习以及同学未来就业等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对经济学院研究生培养的新趋势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其实就体现了复旦对于学子在求学、做事的态度和方法的指引。访谈的过程中，教授们也不约而同的提及，无论学生是否适合于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对知识有一种认真踏实的态度，这也是经济学院为何在市场化背景下学风依旧淳朴的原因。学生应该回归本色，研究生的第一年必定要在学校静下心来学习，切不可外出实习或打工，否则将得不偿失。老师分析到，“为什么硕士进来精神上不如本科生，问题在一个是年龄大，一个是想给家里减轻负担，而且研究生还有就业问题，你不能不让他实习去。”然而，即使有些学生读研究生的目标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但第一年认真读书却能对未来可能从事的行业研究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适当的学术研究对个人的能力也是一种提升，“曾有个学生到瑞银去，就是因为参加科研项目，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人单位一看你就是人才。”提到当年的学生，老师颇有感触。

研究生的培养机制还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教育人还要从灵魂深处去教育，即素质教育。真正的素质教育是让大家有正确的人生观，老师能引导学生形成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把握和对社会的容忍度，“各方面要有一种品质，这样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社会往往也会给你回报。”因此，经院的研究生和导师之间要经常地交流互动，从学习到做人，从生活到处事，让导师的教诲给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点上几盏明灯，使自己在浮躁的社会中能学会静下心来。

面对专硕学硕分开的新培养模式，我们面临着专业硕士该如何培养的难题：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培养机制其本质如何体现？新推出的专业硕士又该如何培养？十位教授对这两个问题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教授们普遍认为，专业硕士最重要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思想与方法共舞，不强制学生写论文发表到期刊上，但要学会用一些具体的工具去解决某些经济现象，做到“学以致用”。此外，对于跨专业读研究生在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上较本科学经济的学生更为吃力的问题，教授们也提出了有益



名 师 访 谈

的建议，要主动自觉地学习，依靠“后发优势”，一步一个脚印地迎头赶上。教授们也普遍也多次提到：学生在求学时切忌急功近利，切忌过于现实，应继承经院淳朴踏实的优良传统，做好学生这一角色，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求学。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希望经院的研究生们能够摒除浮躁，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寸光阴，努力学习，回归学生本色。